

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作家专访

梁晓声《人世间》：敲击着浮躁的灵魂

“对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，现在的年轻人所知甚少。他们应该跨过认知上的盲区，了解父母那一代人的经历。”

——梁晓声



名家简介

梁晓声，原名梁绍生。当代著名作家。1949年出生于哈尔滨市，祖籍山东荣成市泊于镇温泉寨。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。现居北京，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。以知青文学代表作《雪城》《年轮》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《知青》等作品蜚声文坛。《父亲》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等作品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。2019年7月，获第二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。2019年8月16日，凭借作品《人世间》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。

作为当下中国最有分量的严肃文学奖项，每届的茅盾文学奖公布，都会让人瞩目。8月16日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：梁晓声《人世间》、徐怀中《牵风记》、徐则臣《北上》、陈彦《主角》、李洱《应物兄》5部长篇小说，榜上有名。不管是从文化背景、文学特质，还是作家成长路径，五位作家都各有特色，辨识度很高。而且五位作家的年龄跨度之大，是过去茅奖历史上没有的，老作家展现青春活力，年轻作家迎来成熟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现年90岁的徐怀中打破了上一届王蒙81岁“最高寿”茅奖得主的纪录，成为茅奖获得者历史上最年长的一位。

而在地域上，他们有来自北方重镇，也有来自江南水乡，有中原作家，也有陕西劲旅。他们的文学与地理，写作与思想，是怎样的关系？封面新闻、华西都市报与获奖作家对话，为读者呈现他们鲜活而丰富的文学与人生。

2010年，刚过60岁的梁晓声开始酝酿构思《人世间》。他想要写一部有年代感的作品，探讨这几十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。梁晓声回到自己从小生活的城区，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起，然后发散到社会的其他层面。写几十年中国的百姓生活和时代发展，写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交集。他想写一部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。

光荣与梦想
直面时代艰难进程

2013年初，梁晓声开始动笔。2017年9月4日，书稿完成。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李师东，在名为《如果能被时光打磨》的文章中，重点提到“人世间”这个名字由来，当他看到梁晓声给这部长篇小说写的一段100字“题记”，“有三个字住我心里扎了一下。我脱口而出：人世间！”由此，《人世间》成了书名。2019年8月16日，梁晓声在北京家中收到了获奖消息。面对大家的道贺，他说：“70岁的创作者也还是需要一些鼓励的，这对我肯定是一种鼓励，这个鼓励对我接下来的写作有



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”

《人世间》延续了梁晓声现实主义文学路线。小说以平民子弟周秉昆的生活轨迹为线索，围绕春节欢宴、家庭聚会、重大事件，生动展示出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。贯穿其中的，既有中国社会发展的“光荣与梦想”，也直面了改革开放进程的艰难。小说中的周氏兄妹、周父，都有梁晓声兄妹自己和父亲的影子，“我父亲是支援大三线的建筑工人，我从小生活在小说中提及的光字片街道。”

梁晓声期待《人世间》能给当下年轻人带来两方面思考。一是关于善的教育；二是帮助当代青年补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知。“对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，现在的年轻人所知甚少。他们应该跨过认知上的盲区，了解父母那一代人的经历。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，他们

怎么看待利益、友情、亲情的关系。”

向自己笔下
可敬可爱的人物靠拢

《人世间》共115万字，上、中、下三卷本。他是用笔在稿纸上写，写得很累，颈椎病越来越重，眼睛花了，手也不那么听使唤。越往后写，越难以把字写到格子里边去。到最后，他只能用铅笔在A4纸上写。在创作上，梁晓声有自己的信心，“不管别人怎么看，不管评论家怎么评，不管市场上它是否会遭到冷遇，不管读者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，这是我写了那么多年的一个总结，是我以自己对待现实题材文学的理解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创作的一部作品。”创作《人世间》，梁晓声说，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恩式的写作、回报式的写作。他说，这次写作是“自我教育”的过程，“使我能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中国，使我更愿意在心性上向自己笔下可敬可爱的人物靠拢。”

恢复高考、改革开放…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经历了风起云涌的大变革、大转折，每一步，梁晓声们都是亲历者，也是记录者。1974年，他以“工农兵学员”的身份被推荐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，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编辑。2002年，梁晓声从电影制片厂来到北京语言大学，成了一名教授文学课程的大学老师。关于文学，在北京语言大学当老师的梁晓声，经常对学生说，“写更多的他者，给更多更多的人看。尤其要关注那些容易被社会忽视的人，此时的作家应代替更多更多的人的眼，如同社会本身的眼——此即文学情怀之一，很重要的一种。”

近些年，梁晓声除了写小说，他还写了不少随笔，其中有一些是回忆性质的文章。最近几年，出现了作家、学者阐述经典的现象。梁晓声也出了一本经典阐述书，是他对《聊斋志异》的读后感。他还开始写童话绘本，写儿童电影剧本。“《人世间》之后，我也想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。给孩子们写点我认为好的童话、别人的童话不一样的童话，也是我的一个愿望。”

徐怀中《牵风记》：放开手脚最后一搏

“我的写作就好比爬行一样，两只手扣在泥土上，一步一步地向前。”

——徐怀中



名家简介

徐怀中，原名怀忠，河北邯郸人，作家。1945年参加八路军。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、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美术组组长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我们播种爱情》等。《西线轶事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《底色》荣获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。2019年8月16日，凭借作品《牵风记》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。

2019年1月10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徐怀中的长篇小说《牵风记》，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举行发布会。文学评论家施战军、朱向前、潘凯雄，与徐怀忠一起畅聊了《牵风记》创作中的坎坷与甘苦，及其小说背后的故事。作为《人民文学》主编，施战军拿到稿子“吓了一跳”。他感觉小说不像年近九旬的老爷爷写的，而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写的作品。里面的精神气质，情感状态完全是一个年轻人内心激荡之下才有的文字。”

不再瞻前顾后
放开手脚作最后一搏

小说以1947年晋冀鲁豫千里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，主要讲述了三个人物和一匹马的故事。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汪可逾，路经“夜老虎团”驻地，因一曲古琴《高山流水》，与知识分子出身的团长齐竞相识，成为这位年轻指挥员部下的一名文化教员。汪可逾聪明灵动、冰清玉洁，是美的化身，小说因她牵出了一段段战争岁月的甘苦。徐怀中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描写战争，探寻战火中的爱恋与人性。徐怀忠是挺进大别山行动的参与者，小说中每个人、每个故事特别是细节，都有很强的历史真实性。从小说中可以读到关于战争史、战略战术、兵法兵器等方面的知识，体会到作者丰厚的军事学养。

九十高龄还写出长篇小说，被很多人惊叹其创作力之旺盛。但徐怀忠感慨的是，“我心想，他们本应该问我：你为什么一拖再拖，直到90岁才拿出这本书，你早干什么去了？”其实，早在上世纪60年代，徐怀忠曾写过《牵风记》的雏形，将近20万字，但小说手稿被销毁。半个世纪后，徐怀



中再次起笔，写出《牵风记》。他说，“历经沧桑风雨，跨越世纪门槛。一路蹉跎过来，我不再瞻前顾后，必须完全放开手脚作最后一搏。”

写作就好比爬行
双手扣在泥土上步步向前

为什么对这个题材念念不忘，《人民日报》2019年8月20日刊登的第十届茅奖获奖者各自写的创作心得体会中，徐怀忠提到，“《牵风记》以1947年第二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背景。这次战略行动是解放战争中最富华彩的乐章之一，

也是我参加革命部队以来经受过锻炼与考验最严峻的一段经历。这一段生命阅历岂可轻轻放过？早在1962年，我就请长假写这部长篇，写了20余万字。不久，我作为军报战地记者派驻福建反空降部队，随后又接受其他任务，《牵风记》创作被搁置下来。多年后，书稿被我忍痛付之一炬。过后想想，倒也并觉得多么可惜：如果当时匆匆忙忙把书出了，也就不会重改一次，我也只会为这部长篇小说色色平平而羞愧，痛感自己留下的遗憾无法补救。”

《牵风记》10多万字，花费5年时间。徐怀忠说：“我的写作就好比爬行一样，两只手扣在泥土上，一步一步地向前。”这样的速度，跟写作方式也有关系，“我先要将整段文字默背下来，输入电脑后又不免改来改去，哪里还说得什么进度。明知这种习惯效率不高，但是改不过来，只能无可奈何地回过回头去，观察大地上留下的自己那两行手模印过。”

8月21日，在第26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“茅奖最新作品《牵风记》《应物兄》版权推介会”。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施战军评点徐怀忠及其《牵风记》，“小说和作者都具有传奇性。徐怀忠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一代宗师。他在军艺当文学系主任的时候，曾经带过一大批在中国文学鼎鼎有名的大作家，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莫言，就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就有一部短篇小说，可以说开启了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新走向。（文学作品中）写的战争含有美和爱的成分，而且是用美和爱来包容、包含、浸润战争历程，这跟徐怀忠先生的开创之功是分不开的。”

本版稿件均据《华西都市报》